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雙星

話說襲人見了自己吐的鮮血在地，也就冷了半截。想著往日常聽人說，少年吐血，年月不保，縱然命長，終是廢人了。想起此言，不覺將素日想著後來爭榮誇耀之心，盡皆灰了，眼中不覺的滴下淚來。寶玉見他哭了，也不覺心酸起來，因問道：「你心裡覺著怎麼樣？」襲人勉強笑道：「好好兒的，覺怎麼樣呢？」寶玉的意思即刻便要叫人燙黃酒，要山羊血燉丸來。襲人拉著他的手，笑道：「你這一鬧不打緊，鬧起多少人來，倒抱怨我輕狂。分明人不知道，倒鬧的人知道了，你也不好，我也不好。正經明兒你打發小子問問王大夫去，弄點子藥吃吃就好了。人不知鬼不覺的，不好嗎？」寶玉聽了有理，也只得罷了，向案上斟了茶來，給襲人漱口。襲人知寶玉心內也不安，待要不叫他伏侍，他又必不依；況且定要驚動別人，不如且由他去罷；因此，倚在榻上，由寶玉去伏侍。

那天剛亮，寶玉也顧不得梳洗，忙穿衣出來，將王濟仁叫來，親自確問。王濟仁問其原故，不過是傷損，便說了個丸藥的名字，怎麼吃，怎麼敷。寶玉記了，回園來依方調治。不在話下。

這日正是端陽佳節，蒲艾簪門，虎符繫臂。午間，王夫人治了酒席，請薛家母女等過節。寶玉見寶釵淡淡的，也不和他說話，自知是昨日的原故。王夫人見寶玉沒精打彩，也只當是昨日金釧兒之事，他沒好意思的，越發不理他。黛玉見寶玉懶懶的，只當是他因為得罪了寶釵的原故，心中不受用，形容也就懶懶的。鳳姐昨日晚上，王夫人就告訴了他寶玉金釧兒的事，知道王夫人不喜歡，自己如何敢說笑？也就隨著王夫人的氣色行事，更覺淡淡的。迎春姐妹見眾人沒意思，也都沒意思了。——因此，大家坐了一坐，就散了。

那黛玉天性喜散不喜聚，他想的也有個道理。他說：「人有聚就有散，聚時喜歡，到散時豈不清冷？既清冷則生感傷，所以不如倒是不聚的好。比如那花兒開的時候兒叫人愛，到謝的時候兒便增了許多惆悵，所以倒是不開的好。」故此，人以為歡喜時，他反以為悲慟。那寶玉的情性只願人常聚不散，花常開不謝；及到筵散花謝，雖有萬種悲傷，也就沒奈何了。因此，今日之筵，大家無興散了，黛玉還不覺怎麼著，倒是寶玉心中悶悶不樂，回至房中，長吁短歎。

偏偏晴雯上來換衣裳，不防又把扇子失了手，掉在地下，將骨子跌折。寶玉因道：「蠢才，蠢才！將來怎麼樣？明日你自己當家立業，難道也是這麼顧前不顧後的？」晴雯冷笑道：「二爺近來氣大的很，行動就給臉子瞧。前兒連襲人都打了，今兒又來尋我的不是。要踢要打憑爺去。就是跌了扇子，也算不的什麼大事。先時候兒，什麼玻璃缸、瑪瑙碗，不知弄壞了多少，也沒見個大氣兒；這會子，一把扇子就這麼著。何苦來呢？嫌我們就打發了我們，再挑好的使，好離好散的，倒不好？」

寶玉聽了這些話，氣的渾身亂戰，因說道：「你不用忙，將來橫豎有散的日子！」襲人在那邊早已聽見，忙趕過來向寶玉道：「好好兒的，又怎麼了？可是我說的：一時我不到，就有事故兒？」晴雯聽了，冷笑道：「姐姐既會說，就該早來呀，省了我們惹的生氣。自古以來，就是你一個人會伏侍，我們原不會伏侍。因為你伏侍的好，為什麼昨兒纔挨窩心腳啊！我們不會伏侍的，明日還不知犯什麼罪呢！」

襲人聽了這話，又是惱，又是愧。待要說幾句話，又見寶玉已經氣的黃了臉，少不得自己忍了性子道：「好妹妹，你出去逛逛兒，原是我們的不是。」晴雯聽他說「我們」兩字，自然是他和寶玉了，不覺又添了醋意，冷笑幾聲，道：「我倒不知道你們是誰，別教我替你們害臊了！你們鬼鬼祟祟幹的那些事，也瞞不過我去！不是我說正經，明公正道的，連個姑娘還沒掙上去呢，也不過和我似的，那裡就稱起『我們』來了？」

襲人羞得臉紫漲起來，想想原是自己把話說錯了。寶玉一面說道：「你們氣不忿，我明日偏抬舉他！」襲人忙拉了寶玉的手，道：「他一個糊塗人，你和他分證什麼？況且你素日又是有擔待的，比這大的，過去了多少，今日是怎麼了？」晴雯冷笑道：「我原是糊塗人，那裡配和我說話？我不過奴才罷咧！」襲人聽說，道：「姑娘到底是和我拌嘴，是和二爺拌嘴呢？要是心裡惱我，你只和我說，不犯著當著二爺吵；要是惱二爺，不該這麼吵的萬人知道。我纔也不過為了事，進來勸開了，大家保重，姑娘倒尋上我的晦氣！又不像是惱我，又不像是惱二爺，夾鎗帶棒，終久是個什麼主意？——我就不說，讓你說去！」說著便往外走。

寶玉向晴雯道：「你也不用生氣，我也猜著你的心事。我回太太去，你也大了，打發你出去，可好不好？」晴雯聽了這話，不覺越傷起心來，含淚說道：「我為什麼出去？要嫌我，變著法兒打發我去，也不能夠的！」寶玉道：「我何曾經過這樣吵鬧？一定是你要出去了。不如回太太，打發你去罷。」說著，站起來就要走。襲人忙回身攔住，笑道：「往那裡去？」寶玉道：「回太太去。」襲人笑道：「好沒意思！認真的去回，你也不怕臊了他？就是他認真要去，也等把這氣下去了，等無事中說話兒回了太太也不遲。這會子急急的當一件正經事去回，豈不叫太太犯疑？」寶玉道：「太太必不犯疑，我只明說是他鬧著要去的。」晴雯哭道：「我多早晚鬧著要去了？饒生了氣，還拿話壓派我！——只管去回！我一頭碰死了，也不出這門兒！」寶玉道：「這又奇了。你又不回去，你又只管鬧。我經不起這麼吵，不如去了倒乾淨！」說著，一定要去回。

襲人見攔不住，只得跪下了。碧痕、秋紋、麝月等眾丫鬟，見吵鬧的利害，都鴉雀無聞的在外頭聽消息，這會子，聽見襲人跪下央求，便一齊進來，都跪下了。寶玉忙把襲人拉起來，歎了一聲，在床上坐下，叫眾人起來，向襲人道：「叫我怎麼樣纔好？這個心使碎了也沒人知道！」說著，不覺滴下淚來。

襲人見寶玉流下淚來，自己也就哭了。晴雯在旁哭著。方欲說話，只見黛玉進來，晴雯便出去了。黛玉笑道：「大節下，怎麼好好兒的哭起來了？難道是為爭粽子吃，爭惱了不成？」寶玉和襲人都撲嗤的一笑。黛玉道：「二哥哥，你不告訴我，我不問就知道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拍著襲人的肩膀，笑道：「好嫂子，你告訴我。必定是你們兩口兒拌了嘴了。告訴妹妹，替你們和息和息。」襲人推他道：「姑娘，你鬧什麼？我們一個丫頭，姑娘只是混說。」黛玉笑道：「你說你是丫頭，我只拿你當嫂子待。」寶玉道：「你何苦來替他招罵呢？饒這麼著，還有人說閒話，還攔得住你來說這些個！」襲人笑道：「姑娘，你不知道我的心。除非一口氣不來，死了倒也罷了！」黛玉笑道：「你死了，別人不知怎麼樣，我先就哭死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你死了，我做和尚去！」襲人道：「你老實些兒罷。何苦還混說！」黛玉將兩個指頭一伸，抵著嘴兒笑道：「做了兩個和尚了！我從今以後都記著你做和尚的遭數兒。」寶玉聽了，知道是點他前日的話，自己一笑，也就罷了。

一時，黛玉去了，就有人來說：「薛大爺請。」寶玉只得去了。原來是吃酒，不能推辭，只得盡席而散。晚間回來，已帶了幾分酒，踉蹌來至自己院內，只見院中早把乘涼的枕榻設下，榻上有個人睡著。寶玉只當是襲人，一面在榻沿上坐下，一面推他，問道：「疼的好些了？」只見那人翻身起來，說：「何苦來又招我！」

寶玉一看，原來不是襲人，卻是晴雯。寶玉將他一拉拉在身旁坐下，笑道：「你的性子越發慣嬌了。早起就是跌了扇子，我不過說了那麼兩句，你就說上那些話。你說我也罷了，襲人好意勸你，又刮拉上他，你自己想想，該不該？」晴雯道：「怪熱的，拉拉扯扯的做什麼！叫人看見，什麼樣兒呢！我這個身子本不配坐在這裡。」寶玉笑道：「你既知道不配，為什麼躺著呢？」

晴雯沒的說，嗤的又笑了，說道：「你不來使的，你來了就不配了。起來，讓我洗澡去。襲人麝月都洗了，我叫他們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我纔又喝了好些酒，還得洗洗。你既沒洗，拿水來，僮們兩個洗。」晴雯搖手笑道：「罷，罷，我不敢惹爺！還記得碧痕打發你洗澡啊，足有兩三個時辰，也不知道做什麼呢，我們也不好進去。後來洗完了，進去瞧瞧，地下的水淹著床腿子，連蓆子上都汪著水，也不知是怎麼洗的，笑了幾天！我也沒工夫收拾水，你也不用和我一塊兒洗。今兒也涼快，我也不洗了。我倒是舀一盆水來你洗洗臉，篋篋頭。纔駕馮送了好些果子來，都湃在那水晶缸裡呢，叫他們打發你吃不好嗎？」

寶玉笑道：「既這麼著，你不洗，就洗洗手給我拿果子來吃罷。」晴雯笑道：「可是說的，我一個蠢才，連扇子還跌折了，那裡還配打發吃果子呢？倘或再砸了盤子，更了不得了！」寶玉笑道：「你愛砸就砸。這些東西原不過是借人所用，你愛這樣，我愛那樣，各自性情。比如那扇子，原是搨的，你要撕著頑兒也可以使得，只是別生氣時拿他出氣；就如杯盤，原是盛東西的，你歡喜聽那一聲響，就故意砸了，也是使得的，只別在氣頭兒上拿他出氣。——這就是愛物了。」晴雯聽了，笑道：「既這麼說，你就拿扇子來我撕。我最喜歡聽撕的聲音兒。」寶玉聽了，便笑著遞給他。晴雯果然接過來，嗤的一聲，撕了兩半；接著又聽嗤，嗤幾聲。寶玉在旁笑著說：「撕的好。再撕響些。」

正說著，只見麝月走過來，瞪了一眼，啞道：「少作點孽兒罷！」寶玉趕上來，一把將他手裡的扇子也奪了遞給晴雯。晴雯接了，也撕作幾半子，二人都大笑起來。麝月道：「這是怎麼說？拿我的東西開心兒？」寶玉笑道：「你打開扇子匣子揀去。什麼好東西！」麝月道：「既這麼說，就把扇子搬出來，讓他盡力撕不好嗎？」寶玉笑道：「你就搬去。」麝月道：「我可不造這樣孽。他沒折了手，叫他自己搬去。」晴雯笑著，便倚在床上，說道：「我也乏了，明兒再撕罷。」寶玉笑道：「古人云：『千金難買一笑』，幾把扇子，能值幾何？」一面說，一面叫襲人。襲人纔換了衣服走出來。小丫頭佳蕙過來拾去破扇，大家乘涼，不消細說。

至次日午間，王夫人、寶釵、黛玉眾姐妹正在賈母房中坐著，有人回道：「史大姑娘來了。」一時，果見史湘雲帶領眾多丫鬟、媳婦走進院來。寶釵黛玉等忙迎至階下相見。青年姊妹，經月不見，一旦相逢，自然是親密的。一時，進入房中，請安問好，都見過了。賈母因說：「天熱，把外頭的衣裳脫脫罷。」湘雲忙起身寬衣。王夫人因笑道：「也沒見，穿上這些做什麼？」湘雲笑道：「都是二孀娘叫穿的。誰願意穿這些！」寶釵一旁笑道：「姨媽不知道，他穿衣裳還更愛穿別人的。可記得？舊年三四月裡，他在這裡住著，把寶兄弟的袍子穿上，靴子也穿上，帶子也繫上，猛一瞧，活脫兒就像是寶兄弟，就是多兩個耳墜子。他站在那椅子後頭，哄的老太太只是叫：『寶玉，你過來，仔細那上頭掛的燈穗子招下灰來迷了眼。』他只是笑，也不過去。後來大家忍不住笑了，老太太纔笑了，還說：『扮作小子樣兒，更好看了。』」黛玉道：「這算什麼？惟有前年正月裡接了他來，住了兩日，下起雪來，老太太和舅母那日想是纔拜了『影』回來，老太太的一件新大紅猩猩氈的斗篷放在那裡。誰知眼不見，他就披上了，又大又長，他就拿了一條汗巾子攔腰繫上，和丫頭們在後院子裡撲雪人兒玩。一跤栽倒了，弄了一身泥！」說著，大家想起來，都笑了。

寶釵笑問那周奶媽道：「周媽，你們姑娘還那麼淘氣不淘氣了？」周奶媽也笑了。迎春笑道：「淘氣也罷了，我就嫌他愛說話。也沒見睡在那裡還是咕咕呱呱，笑一陣，說一陣，也不知是那裡來的那些謊話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只怕如今好了。前日有人家來相看，眼見有婆婆家了，還是那麼著？」賈母因問：「今日還是住著，還是家去呢？」周奶媽笑道：「老太太沒有看見衣裳都帶了來了，可不住兩天？」湘雲問道：「寶哥哥不在家麼？」寶釵笑道：「他再不想別人，只想寶兄弟。兩個人好玩笑，這可見還沒改了淘氣。」賈母道：「如今你們大了，別提小名兒了。」

剛說著，只見寶玉來了，笑道：「雲妹妹來了？怎麼前日打發人接你去，不來？」王夫人道：「這裡老太太纔說這一個，他又來提名道姓的了。」黛玉道：「你哥哥有好東西等著給你呢。」湘雲道：「什麼好東西？」寶玉笑道：「你信他！幾日不見，越發高了。」湘雲笑道：「襲人姐姐好？」寶玉道：「好，多謝你想著。」湘雲道：「我給他帶了好東西來了。」說著，拿出綢子來，挽著一個疙瘩。寶玉道：「又是什麼好物兒？你倒不如把前日送來的那絳紋石的戒指兒帶兩個給他。」湘雲笑道：「這是什麼？」說著，便打開。眾人看時，果然是上次送來的那絳紋戒指，一包四個。

黛玉笑道：「你們瞧瞧他這個人。前日一般的打發人給我們送來，你就把他的也帶了來，豈不省事？今日巴巴兒的自己帶了來，我打量又是什麼新奇東西呢，原來還是他。真真是個糊塗人！」湘雲笑道：「你纔糊塗呢！我把這理說出來，大家評評誰糊塗。給你們送東西，就是使來的人不用說話，拿進來一看，自然就知道是送姑娘們的，要帶了他們的來，須得我告訴來人，這是那一個女孩兒的，那是那一個女孩兒的。那使來的人明白還好；再糊塗些，他們的名字多了，記不清楚，混鬧胡說的，反倒連你們的都攪混了。要是打發個女人來還好，偏前日又打發小子來，可怎麼說女孩兒們的名字呢？還是我來給他們帶了來，豈不清白？」說著，把戒指放下，說道：「襲人姐姐一個，鴛鴦姐姐一個，金釧兒姐姐一個，平兒姐姐一個；這倒是四個人的，難道小子們也記得這麼清楚？」

眾人聽了，都笑道：「果然明白。」寶玉笑道：「還是這麼會說話，不讓人。」黛玉聽了，冷笑道：「他不會說話就配帶『金麒麟』了！」一面說著，便起身走了。幸而諸人都不曾聽見，只有寶釵抿嘴兒一笑。寶玉聽了，倒自己後悔又說錯了話；忽見寶釵一笑，由不得也一笑。寶釵見寶玉笑了，忙起身走開，找了黛玉說笑去了。

賈母因向湘雲道：「喝了茶，歇歇兒，瞧瞧你瘦子們去罷。園裡也涼快，和你姐姐們去逛逛。」湘雲答應了，因將三個戒指兒包上，歇了歇便起身要瞧鳳姐等去。眾奶娘丫頭跟著到了鳳姐那裡，說笑了一回出來，便往大觀園來。見過了李紈，少坐片時，便往怡紅院來找襲人。因回頭說道：「你們不必跟著，只管瞧你們的親戚去，留下纔兒伏侍就是了。」

眾人應了，自去尋姑舅嫂，單剩下湘雲翠縷兩個。翠縷道：「這荷花怎麼還不開？」湘雲道：「時候兒還沒到呢。」翠縷道：「這也和偈們家池子裡的一樣，也是樓子花兒。」湘雲道：「他們這個還不及偈們的。」翠縷道：「他們那邊有棵石榴，接連四五枝，真是樓子上起樓子。這也難為他長！」湘雲道：「花草也是和人一樣，氣脈充足，長的就好。」翠縷把臉一扭，說道：「我不信這話！要說和人一樣，我怎麼沒見過頭上又長出一個頭來的人呢？」

湘雲聽了，由不得一笑，說道：「我說你不用說話，你偏愛說。這叫人怎麼答言呢？天地間都賦陰陽二氣所生，或正或邪，或奇或怪，千變萬化，都是陰陽順逆。就是一生出來，人人罕見的，究竟道理還是一樣。」翠縷道：「這麼說起來，從古至今，開天闢地，都是些陰陽了？」湘雲笑道：「糊塗東西！越說越放屁！什麼『都是些陰陽』！況且『陰』『陽』兩個字還只是一個字：陽盡了就是陰，陰盡了就是陽；不是陰盡了又有一個陽生出來，陽盡了又有個陰生出來。」翠縷道：「這糊塗死我了！什麼是陰陽？沒影沒形的。我只問姑娘，這陰陽是怎麼個樣兒？」湘雲道：「這陰陽不過是個氣罷了。器物賦了，纔成形質。譬如天是陽，地就是陰；水是陰，火就是陽；日是陽，月就是陰。」翠縷聽了，笑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！我今兒可明白了。怪道人都管著日頭叫『太陽』呢，算命的管著月亮叫什麼『太陰星』，就是這個理了。」湘雲笑道：「阿彌陀佛！剛剛兒的明白了！」翠縷道：「這些東西有陰陽也罷了；難道那些蚊子、蛇蚤、蠅蟲兒、花兒、草兒、瓦片兒、磚頭兒，也有陰陽不成？」湘雲道：「怎麼沒有呢，比如那一個樹葉兒，還分陰陽呢：向上朝陽的就是陽，背陰覆下的就是陰了。」翠縷聽了，點頭笑道：「原來這麼著！我可明白了。——只是偈們這手裡的扇子怎麼是陰，怎麼是陽呢？」湘雲道：「這邊正面就為陽，那反面就為陰。」

翠縷又點頭笑了，還要拿幾件東西要問，因想不起什麼來，猛低頭看見湘雲宮條上的「金麒麟」，便提起來，笑道：「姑娘，這個難道也有陰陽？」湘雲道：「走獸飛禽，雄為陽，雌為陰；牝為陰，牡為陽；怎麼沒有呢？」翠縷道：「這是公的，還是母的呢？」湘雲啞道：「什麼『公的』『母的』！又胡說了！」翠縷道：「這也罷了。怎麼東西都有陰陽，偈們人倒沒有陰陽呢？」湘雲沉了臉，說道：「下流東西！好生走罷。越問越說出好的來了。」翠縷道：「這有什麼不告訴我的呢？我也知道了，不用難我！」湘雲撲嗤的笑道：「你知道什麼？」翠縷道：「姑娘是陽，我就是陰。」湘雲拿著綢子掩著嘴笑起來。翠縷道：「說的是了，就笑的這麼樣！」湘雲道：「很是，很是！」翠縷道：「人家說主子為陽，奴才為陰，我連這個大道理也不懂得？」湘雲笑道：「你很懂得！」

正說著，只見薔薇架下金晃晃的一件東西。湘雲指著，問道：「你看那是什麼？」翠縷聽了，忙趕去拾起來，看著笑道：「可分出陰陽來了！」說著，先拿湘雲的「麒麟」瞧。湘雲要把揀的瞧瞧，翠縷只管不放手，笑道：「是件寶貝，姑娘瞧不得！這是從那裡來的？好奇怪！我只從來在這裡沒見人有這個。」湘雲道：「拿來我瞧瞧。」翠縷將手一撒，笑道：「姑娘請看。」

湘雲舉目一看，卻是文彩輝煌的一個「金麒麟」，比自己佩的又大又有文彩。湘雲伸手擎在掌上，心裡不知怎麼一動，似有所

感。忽見寶玉從那邊來了，笑道：「你在這日頭底下做什麼呢？怎麼不找襲人去呢？」湘雲連忙將那個麒麟藏起，道：「正要去呢。俗們一處走。」

說著，大家進了怡紅院來。襲人正在階下倚檻迎風，忽見湘雲來了，連忙迎下來，攜手笑說一向別情，一面進來讓坐。寶玉因問道：「你該早來。我得了一件好東西，專等你呢。」說著，一面在身上掏了半天，『噯喲』了一聲，便問襲人：「那個東西，你收起來了麼？」襲人道：「什麼東西？」寶玉道：「前日得的麒麟。」襲人道：「你天天帶在身上的，怎麼問我？」寶玉聽了，將手一拍，說道：「這可丟了！往哪裡找去？」就要起身自己尋去。

湘雲聽了，方知是寶玉遺落的，便笑問道：「你幾時又有個麒麟了？」寶玉道：「前日好容易得的呢，不知多早晚丟了。我也糊塗了！」湘雲笑道：「幸而是個玩的東西，還是這麼慌張。」說著，將手一撒，笑道：「你瞧瞧，是這個不是？」寶玉一見，由不得歡喜非常。

要知後事，下回分解。